

目錄

羅序 v

002

01 九廣鐵路，南行

胡燕青

回頭一看，成長真不容易……歷史被壓碎了，但我們仍在同一城市內，過着天父賜下的好日子。我心裏沒有怨恨，只有經歷，以及經歷帶來的巨大智慧。

016

02 巨人下的奮鬥夢

司徒永富

醒來，做回一個真正的「人」，可以是很簡單的：有斥責風浪和賜人平安的天父，有溫暖又彼此接納的家庭，再加上無數愛護自己的人間天使，人生還可以再求些甚麼呢？

028

03 一路走來

蔡桂球

如果我們以為能逃避生命中的苦難，我們的生命會變得空洞，更重要的是在當中重新找到上帝；只有主耶穌才真實地在我們的苦難中存在。

048

04 不堪如我

徐玉琼

本來是如花少艾的姿采人生，卻是那麼的苦澀灰暗；求死不得，原來是我生命的歷練。

066

05 作自己人生劇本的女主角

杜婉霞

原來女孩子是上帝的傑作，與男孩子同樣尊貴，被造也有她獨特的使命。

080

06 遠去、回來—— 只為服事

陳念聰

原來人生短暫，活在極權或動盪國家中的人，到處皆是，像香港人能享安逸的只是少數。死亡可隨時來臨，也不用驚奇……

092

活出燦爛的生命

余德淳

不要妄求長命百歲，因為我們都不能改變上帝命定的年歲，但卻可讓自己每天都過著有質素的生活。

104

生命·召命—— 上帝的工程

鄺玉婷

上帝讓我們能夠在別人孤單、脆弱的時刻，陪伴他們一起經歷和走過生命的窄路。這是上帝的恩典，可作上帝的僕人及使者，在憂患之處播下安慰。

120

痛苦地幸福下去

馬鎮梅

隨著日子的流逝，慢慢我領略到，其實苦難只是人生一種現象，我並無特權可獲倖免，當中確實淒苦難熬，但我愈來愈明白一件事，要是就此被它們定奪我的命運以及左右我的人生觀，那我就更可憐可悲。

132

那幾段…… 難以遺忘的時光

任志強

我終於完成攀爬，低調下山。面對的，卻不是一條路，而是一片無路的荒野。但不打緊，因為世間上本來就是沒有路的。





L i f e a s a J o u r n e y

我信！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幫助。
(可九24)

九廣鐵路，南行

01 Life as a Journey

胡燕青

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副教授

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，現職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副教授。著作包括新詩、散文、小說及少兒文學，著作達數十種。曾兩獲香港浸會大學「校長杯傑出表現獎」（教學），得兩項「基督教湯清文藝獎」（年獎、卓越成就獎），兩項全市政局「中文文學創作獎」（新詩組冠軍、散文組冠軍），四項「中文文學雙年獎」（新詩首獎及推薦獎、少兒文學首獎及推薦獎）。短篇小說集《好心人》入選第二十二屆（2011）「中學生好書龍虎榜」十本好書。二〇〇三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之「藝術成就獎」。

回頭一看，
成長真不容易……
歷史被壓碎了，
但我們仍在同一城市內，
過著天父賜下的好日子。
我心裏沒有怨恨，
只有經歷，
以及經歷帶來的巨大智慧。

老房子種種

我小時候住在廣州一幢「洋樓」裏。

大廳有陽台，舉凡晾衣種花劈柴攔掃帚，都在那兒進行。石欄已經崩壞，媽媽禁止我們接近，但我們不聽話。陽台對下有一口活井。我們不得上街，但孩子總愛往街上闖。於是我們拿了些小石子、小罐子之類的東西來對準井口就扔，中了，井裏會響起叮咚的水聲。

從大廳走到尾房，路程足足二十米，靠牆那邊有個高窗，外面是另一房子的天台，隔壁孩子的聚腳點，貓的天堂。我們的貓很少待在家裏，除非外婆叮叮敲響搪瓷碟子；我們家的老鼠也從未絕迹，貓是黑是白，我一點印象都沒有，只記得自己總會走進高窗投來的陽光裏玩。那一柱光裏

有好多塵，它們總是閃閃發亮地慢慢降落。

尾房有一列大窗，下面有人買可以吃的、像蟑螂一樣的蟲子。房間夠大，冬天時，一家幾乎全搬進來，因為下午有大太陽，夠暖和。但五月一到，我們又搬回頭房和大廳，尾房立成禁地。媽媽說那兒太「蒸」，人會感冒。就這樣我們在家裏搬來搬去的，很是有趣。遇上酷暑，媽媽還准我們拿幾張草蓆在大廳光滑的花磚地上打鋪。這種日子特別叫我們興奮，儘管睡到半夜會有四腳蛇掉到脖子上，貓羣會在我們身上追逐打架。

媽媽不在家時，我一聲令下，弟弟妹妹就會學著我抱一個痰盂，走進尾房，三人向著媽媽的全身鏡一面說話一面扮鬼臉一面認真地拉屎。真難以置信，我們總能同時拉出不少東西來。當時，痰盂用途特多。晚間一定要帶進房間，否則要走過又黑又長的走廊上廁所，必怕得半途賴尿。

我隨父親先移民香港。文革時，紅衛兵進佔我家的大廳和頭房好幾個月。他們離開的時候仍不知道尾房養著兩個安靜的小朋友。他們就是我的弟弟和妹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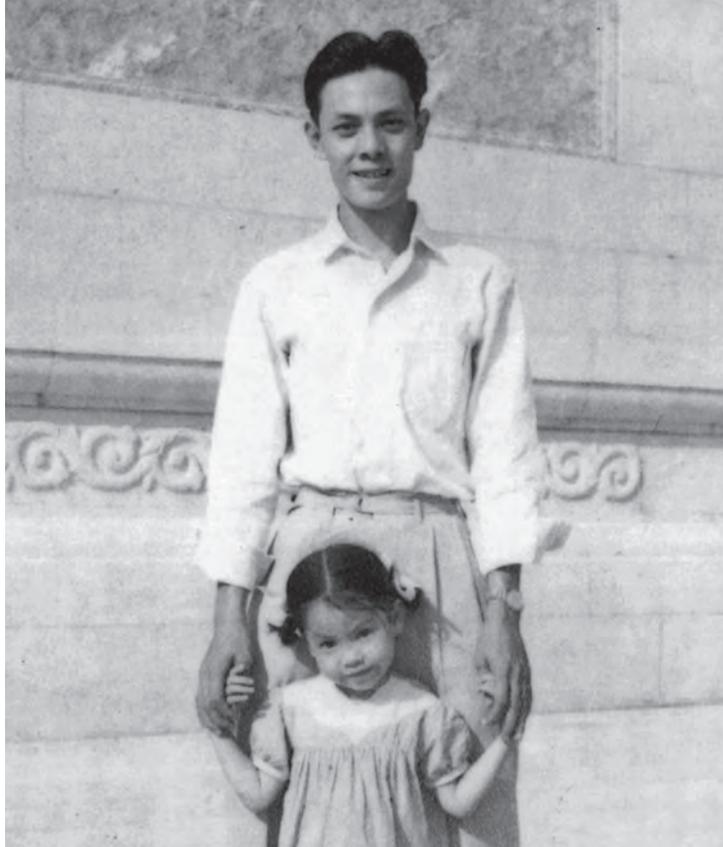


火車

童年時，我對新奇的東西都很有感覺，火車自不例外。因為跟爸爸移民香港，火車總讓我聯想某種意義的勞碌和分離，給我的感覺非常複雜。

老家在廣州，我給寄養在長洲；爸爸身影飄忽，他住在各個不同的打工的地方。每逢寒暑二假，他就來到小島把我帶回廣州去。假期回來，我上學，他找工作。

回家的日子半夜就起牀。父女倆背著挽著幾個巨大的行李箱，登上難得一坐的計程車。黑暗中，車子開往尖沙咀，那裏有一個鐘樓，所有火車從那兒開出。天黑如故，那高高的鐘樓已開門賣票，且已經滿布回鄉人模糊不清的臉和因負重而彎曲的身影。金黃色的燈光從裏面湧出，抹亮了天星碼



頭一帶。我隨著爸爸寸步不離，等待著節奏明快的火車旅程，等待著黃昏的時候擁抱母親。

九廣鐵路香港段，火車燒柴油，臭得很。車上設備簡陋，好在有賣雞腿的小販。爸爸必買給我吃。不過，因為帶著我，手腳慢，爸爸沒椅子坐，他讓我坐在行李箱上。那時的行李箱沒有輪子，難帶，卻坐得安穩。

下車了。爸爸會在人人都站起來排隊的時候，突然拉了我坐到騰空的椅子上。他打開窗子，把行李箱一個一個摔到外面，然後自己跳下去，再叫我爬到窗沿上坐著。我看見他張開手臂，就放心一躍。我們比誰都快地下了車，往關口直奔。

一過關，就是大陸，我知道要特別乖。眼前到處都是泥

地和粉牆，牆上有很多簡體字標語，一切都破爛得很，但火車卻特別舒服，有劃定座位。我特別喜歡座位中間的那張小方桌。那短暫地屬於我的小空間，實在美妙。像用一個碗從一大缸水裏面勾起的那麼小小的一碗，只屬於我。不久，真的有賣茶的經過。他們會先放下一個有蓋的白瓷杯和一包茶葉，過一陣子才來沖水。那水總是不夠熱，茶葉要泡很久才打開，但人口渴，茶香得很。接下來幾小時，爸爸還會帶我到餐卡買飯吃。在火車上有餐廳，多好玩哪。記得那兒有賣榨菜肉片飯的，那飯非常美味。

汽笛響了，火車輕輕一動。廣播器裏面一位姐姐用普通話說：「旅客們，同胞們……」然後是《我的祖國》的合唱。「睡一會吧。」爸爸說。轉動的輪子細細敲打著我貼在爸爸胳膊上的耳朵，敲著敲著我就長大了，爸爸變成老人，火車也變成了港鐵，裏面不得吃東西。



島

父親把我放在長洲，打工去了。我和「婆婆」住在一間石屋子裏。「婆婆」並不老，純粹因為她是祖父的妾，才得此稱呼。其實我常常看見她為不大正常的月事煩惱。那一年我八歲，讀小學，剛好趕上那個四年級才開始學英語的年代。

婆婆在上海長大，很有海派女人味道。我媽恨她，因為媽和我親奶奶親厚。我爸也恨她，因為她是我爺爺奶奶之間的第三者。我不恨她，但也不愛她。她話不多。我是個急性子，她是個慢郎中。我不酷愛女孩子喜歡的東西，只愛讀書和胡思亂想，她嫌我男孩子氣。她為爺爺帶過好幾個孫女之中，數我最不像閨女，最愛問問題，也最莽撞。姐姐們把廣東人的俚語「撞死馬」改為「撞死大笨象」，用來形容我，

婆婆聽見也忍不住笑。

婆婆後來請了舅太婆（她的舅媽）來同住。婆婆死後，舅太婆一個人在這屋子裏終老，幾乎活了一百歲。後來我長大了，漸漸明白「婆婆」這個女人的人生是多麼的悲哀。她的男人三幾個星期才毫無預告地出現一次，當天下午就走了。她被困在小島上，像一隻小貓那樣被養著、「寵」著。我說「寵」，因為我的奶奶在九龍和爺爺一同勤勞工作，十分辛苦。爺爺知道，若不把婆婆收得那麼遠，看她看得那麼疏落，實在對不起天天與他在深水埗同甘共苦的奶奶。

長洲那時到處是菜田，旁邊有糞池。為了不讓臭味四散，用草蓆蓋著。我就這樣踏了上去，掉進深深的糞池裏去了。不知何以做到——我掙扎著爬了出來，跑步回家開了水龍頭照頭淋了好久，然後換衣服。到婆婆和媽媽去世，她們都不知道發生過這樣的事。知道此事的只有當時在某個陽台上看著我出事的一對母女。她們的樣子很焦急，因此我心裏感激，從沒忘記她們。我還從同學那兒惹過頭蝨。我自行拿了一盆煤油（火水）來洗頭，洗過了，又用勞工鹼把煤油洗淨，然後坐在天井上把頭髮吹乾。我就是這樣一面照顧自己，一面讀著母親從大陸寄給我的書長大的。從長洲回到九龍的時候，我已經會買菜、做飯、修理家居用品、洗衣服和打毛衣。但我不會過馬路。